

程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至魏

徵上

列傳十二

韋世康

第光藝中

繼父第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曼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遁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



從武帝平齊授司州惣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  
未安世康總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  
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作亂也高祖憂  
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  
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  
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  
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績餘夙結纓  
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蒞方岳志除三  
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取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

世康

事頗爲時悉公老雖未艾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志  
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及彌增非可趨走祿豈  
須多防滿則退年未待暮有疾便辭况孳春秋已高  
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  
役吾與世冲接輿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恒山之  
悲音際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  
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  
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議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  
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



有之亦不願人過譽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  
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  
丁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  
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請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  
州摠管。尋遷為信州摠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  
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  
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

德名立官成爲無

詔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

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力  
亞台鉉今犬馬齒耄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  
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  
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  
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摠管時  
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楊益二州並親王臨統唯荆  
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  
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



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至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今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契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洗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

左高祖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迴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今洗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璿據郡持兩端洗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璿偽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龍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璿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眾迎洗遂進圍嶺南上遺



沈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  
風行電掃感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  
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  
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沈所綏集二十  
四州拜廣州摠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眾為亂以  
兵圍沈沈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  
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  
佐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令  
協齋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玉事拜

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  
儀同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為  
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  
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  
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  
所為藝黨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  
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  
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



追孝寬道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迴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摠管藝容貌瓌偉每美狄叅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苗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

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叅軍後從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拜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千時稽胡屢為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



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  
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足上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  
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其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總管  
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  
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  
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畧英遠軍旅事  
重故以相任知在艱攻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  
式宜自抑制即舊往旨冲既至南宣渠帥饗震及西

舉首領皆詣府恭請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作  
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  
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冲  
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皇  
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  
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  
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  
方並聚眾為亂攻圍婺州東陽烏程諸縣冲率兵擊  
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



容貌都雅實度得數心懷撫輯契丹皆能致其死  
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  
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曠納冲女為妃徵拜民部尚  
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隆父孝寬有上柱國鄯國公壽在周以貴公  
子阜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選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  
牧引為主簿尋遷少衛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  
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  
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

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  
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  
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為晉王昭納其  
女為妃以其子保德嗣壽弟霽齊位至大常少卿安邑  
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  
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  
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遷  
青荆二州摠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

子述

從子善之

機弟日貴

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幸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

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麻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勳大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竹間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



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龍齋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龍懼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守舊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

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事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二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



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摠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  
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  
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  
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  
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  
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  
一子變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  
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

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  
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  
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  
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  
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  
殿下帝之家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  
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  
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今面折  
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



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李遠東常委  
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直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徐亂攻  
陷華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  
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  
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  
治梁州摠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  
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  
以結隣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詔遷

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  
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  
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摠管府司馬領山南  
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憲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憲之身長七尺五  
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  
憲嘗遇憲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  
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  
太廟憲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



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為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  
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  
曹侍郎朝廷以塞之有雅望善談議又飲酒至石不  
亂由是母示陳使至輒令塞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  
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  
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塞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  
域俄而入厥啓民可汗來結和親復令塞之送義成  
公主於突厥塞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  
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為肅州

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  
湯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  
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塞之諭令出塞及還  
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  
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  
京師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  
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塞之詣齊王所西  
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



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頴  
虞慶則元晏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  
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  
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  
於社稷成立汝各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  
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五  
口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  
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  
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

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  
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  
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  
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  
職清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  
武帝時為大內史賜爵又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  
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  
及高祖為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



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  
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  
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  
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  
以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  
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徒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  
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  
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

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  
毀區寓沸騰聖策風行神謨電發瑞生廊廟蕩滌萬  
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  
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  
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  
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  
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  
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  
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



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賢而善之因  
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  
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闢二邦之力遽為  
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詎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  
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  
為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  
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  
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  
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各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

族元

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  
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  
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  
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  
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  
威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  
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井役之  
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  
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



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  
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  
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  
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身弱獨搖不須  
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  
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贖之秋樞機何可  
輕發素其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  
不振朝士多賦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羨然於軒  
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爵慶所  
鍾或入處禮闈或出摠方岳朱輪接較旗旆成陰在  
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則雅望重當特述  
特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庸每存誠謹雄亮  
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神清崖峯頗爲踈放文城  
仕一朝或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  
夫利博哉



隋書四十八卷  
列傳十三  
二十七

隋書四十八卷

列傳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

隋書四十八卷  
列傳十三



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羨鬚髯有英傑  
之表周大家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  
大都督武帝親揔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  
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  
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  
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  
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

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  
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  
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  
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樓原齊王以大軍至憲  
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  
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  
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  
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  
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



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  
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  
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  
洛陽會尉迥作亂萊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  
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  
徐州摠管進位在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  
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  
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  
爲皇后鄭氏笑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

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  
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  
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  
平乘舳舻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  
引舟師趣三破軍至流頭灘陳將臧欣以青龍百餘  
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  
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  
我難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吳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



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龍引步卒  
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  
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  
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  
即江神也陳庠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  
北岸鑿巖若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  
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  
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

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  
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  
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  
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  
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摠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  
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  
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  
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地人  
王頴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



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  
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  
軍總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  
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  
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  
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叟又平之  
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  
不利素率眾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  
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黜歙賊帥

沈雲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  
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  
自且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  
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  
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  
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郡沈孝徹於是步道  
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  
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  
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二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



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  
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  
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心其聚結重擾蒼生  
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  
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撫爲元帥宣布朝風振  
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  
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固山慶南安豪族也殺  
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三賊皆以師之自以海路艱阻  
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推至國慶違遠非州

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表分遣諸將水陸追捕  
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  
智慧可以塞青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  
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朮  
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爽爲儀  
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練三千段馬二  
百疋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  
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  
之內頗推高穎敬牛弘專接薛道衡視蘇威爲也



自餘朝貢多被陵轢其才甚盛調優於高顯至於推誠歸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顯遠矣尋今素監營仁壽宮素意夷山理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顯前視素稱頰傷綺麗大損人丁高顯不悅素意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主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綉二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靈州道行軍樓閣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

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練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



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頌為尚書左僕射

賜以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云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万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身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



機鑒明遠懷性時之畧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國  
肇建築名委贖受服出師擒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永  
廟筭揚於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  
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  
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  
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  
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  
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躰國欲  
使幽明俱泰寶祿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

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  
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  
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  
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  
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  
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永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  
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  
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  
紀及族父昇并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



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  
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  
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  
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  
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躬  
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  
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眷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  
大理卿梁毗抗表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

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  
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  
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  
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  
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  
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  
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  
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  
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



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  
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  
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大保來據蒲州燒  
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  
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大保敗走聃子  
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  
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  
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  
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千

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  
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  
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  
至懼棄城而走迨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  
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  
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  
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手詔勞素曰我有  
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  
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



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  
虛纂承鴻業然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  
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苞藏  
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皮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  
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  
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  
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  
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  
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

爲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顏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  
高義周且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  
獲已是以授公戒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  
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  
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干戈先動賊  
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  
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  
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  
亦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



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  
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  
公以少擊衆拍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深  
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趨巢  
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猶欲舉斧公以稜  
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斃交漁  
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  
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塞旗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

夏注 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  
豈若公 心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  
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  
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一心之確志古  
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  
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  
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拍宣往懷  
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  
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



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  
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  
復入處朝端出揔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  
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  
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收臣於踈遠照臣以光暉  
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  
榮枯候時况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廻徨寢食慙  
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  
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

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 稟平亂之  
王赤心人皆為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  
臣之力由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首峻筆有若  
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心之權立情振越雖百  
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  
纓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  
挺皆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  
十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  
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



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蓋  
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  
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  
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  
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  
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  
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  
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  
播彤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隸以彰盛美素嘗以

五言詩七百字贈 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  
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  
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清其薄太  
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  
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  
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  
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負冒財貨  
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



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  
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  
所傷由是竟為官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  
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  
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  
授長秋卿久之為邵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  
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  
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

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  
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  
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  
年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  
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  
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  
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  
大功王必鐫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



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主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為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

留符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其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捨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八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日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又思字温才素



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  
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  
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  
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  
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  
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  
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劼  
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  
擒劼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

迁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章孝寬拒尉迴  
於武陟迴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  
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  
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  
加邑二千戶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  
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  
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  
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  
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



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虔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

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摠管歲餘卒官時年三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奇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修謀廢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



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  
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  
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卒為蛇畫足終傾國本  
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四十八卷終

列傳十三

隋書四十九卷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舩人也本姓察氏祖熾郡中正  
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  
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  
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  
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其有美稱加



威烈將軍貪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  
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  
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  
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書  
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道博通  
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及四方之心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  
冊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

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亂孔子  
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  
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  
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  
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  
從而顛覆後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  
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  
藏內有延閣祕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  
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  
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  
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  
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  
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  
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  
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史  
集經曲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

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  
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  
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  
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  
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  
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  
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  
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  
故知衣冠軌物圖書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



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弥盛宋祕書丞王儉  
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摠其  
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  
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  
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  
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  
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纜一二此則書之  
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  
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十後

加收集方多無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  
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  
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  
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  
陰陽河洛之篇鑿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  
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  
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  
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  
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士宇邁於三



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  
教約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  
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  
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  
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  
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勸之以  
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曲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

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疋  
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  
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  
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  
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  
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  
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去其脩七尋廣  
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  
二筵鄭去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  
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寢其所注與鄭亦異今  
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  
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  
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  
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  
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

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又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  
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  
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  
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拾享之時周人  
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  
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  
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寢據其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



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  
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摠享之時五帝  
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  
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  
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籩簋豆  
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三升歌出罇  
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  
向別錄及馬宮燕室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  
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

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  
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去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  
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  
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  
哲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  
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曲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  
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  
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  
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  
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  
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  
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凡皆外設  
而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大屋高八十一尺黃純

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  
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  
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  
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  
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  
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  
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  
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天其義明著而廟  
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  
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  
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  
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  
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  
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率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  
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  
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  
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田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

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  
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  
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  
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不皆在堂偏  
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  
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  
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  
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  
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



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周不言者明一同夏  
制般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  
也其般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般則有灼然可見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  
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  
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  
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  
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昭

度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  
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  
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  
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  
明堂必須為辟離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  
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離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  
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  
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離太學同處  
蔡邕廬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離太學同實異名也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二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

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弘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功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



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  
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  
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  
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  
應鍾皆是還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  
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  
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  
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  
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  
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  
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  
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  
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  
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  
物必榮夏宮冬律兩霜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  
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



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而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

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疑實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律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二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玄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平年待詔候鍾磬彤上言宮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



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  
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  
准施絃嘉平年東觀乃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  
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  
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  
傳者唯大椎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  
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  
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  
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

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  
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  
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  
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  
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  
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  
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  
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



下徵應林鍾以沽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  
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  
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  
之上其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  
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  
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  
貴輕海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  
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  
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

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  
懷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  
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召諸儒論  
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儀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  
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  
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  
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  
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  
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



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弥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去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

者至於 又贊場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改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壇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定安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



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  
語小辨故非宰相任也愈稱其實直大業之世委遇  
弥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  
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  
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定其妻  
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荅云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  
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  
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尚書

舍又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  
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操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出仕有淡雅之風懷曠  
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之典章漢之叔孫不  
能尚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天險不渝始終無際雖  
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法混之不濁可謂大  
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忤平紀犯義以遂家風  
惜哉



隋書四十九卷終

列傳十四





程